

本朝分省人物考

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一

浙江紹興府

三

劉棟

胡鐸

倪宗正

嚴時泰

來天球

汪應軫

徐守誠

徐愛

秦鉞

陳克宅

張懷

陳煥

魏有本

蕭鳴鳳

王鈞

龔輝

楊大章

陳壇

王畿

錢德洪

孫應奎

周祚

周如底

呂本

管見

來汝賓

諸爨

孫陞

蔣坎

陶大年

沈束

沈鍊

陳陞

宋大武

趙錦

周如斗

陶承學

范 攢

諸大綬

陶大臨 附子允宜

張 岳

孫 鋌

葉逢春

毛 吉

王元敬

吳 允

陳 觀

陳有年

張元怵

蔣勸能

陶大順

王 泮

羅萬化

邵 陞

陳 紹

商爲正

孫堪

馮應鳳

高從禮

陶望齡

胡瀚

季本

徐渭

黃珏

吳宗元

孫鑰

俞漢遠

補遺

陳思道

葛啓

朱賡

孫鑛

孫如法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一

浙江紹興府三

劉棟

劉棟山陰人弘治間領鄉薦登正德辛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旋授編修讀書中秘期師古人不染時習所爲文似歐陽修詩似杜子美文憲費公極相期許丁丑克房考所得咸海內名士暨世宗御籙爲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以啟沃聖心歲甲申世宗勅議追崇典獻之禮欲祧武宗主于別廟抗疏廷諍謂武宗一代之帝主無可祧之禮而

又切責時宰引宋時濮議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下詔獄者月餘仍復原職詔修武宗實錄內閣介菴靳公稱其所撰有狐史之風錄成遷左春坊左中允以父喪歸服除出補湖藩叅知政事至則剔吏弊察民隱斷疑決裁冗費革濫役平市價刊布賦役全書著爲令甲迄于今奉行之時荆顯陵職提督不憚寒暑世宗賜寶鏹綺幣以旌勞勩巡撫南昌朱公首剡于朝有翰苑真材藩垣善政之疏遷河南左轄開封宗室甚繁爲量其戶口裁其祿米而給散以時分授有制事事皆服其心法自不撓

累歲帑中有羨鍰萬計司帑吏于行時私囑取之正色抗詈不持一金水蘖之聲膾炙人口癸巳登南京太僕卿寺署在滁山水清勝牧政之暇時吟詠以繼醉翁之跡甲午晉秩太常提督四夷館奉詔欽選譯字生不但門無苞苴而一時權貴所囑稍不爲動忠誠無僞朝士仰之第以嫉惡太峻目擊嚴分宜之濁亂絕跡不及其門遂爲所憎改留都少司馬朝論大爲不平而司留鑰者數載竟爲分宜所忌陰嗾其黨攻之遂飄然拂衣歸釣于鏡湖矣家食時惟教人以孝悌之義訓子孫以耕讀之事避地于興教寺之山

麓構芙蓉園鑿方塘蒔花木與二三知己結龍山之社足跡不入公府不及塵事訃聞于朝特諭賜祭命官爲營葬域崇祀于鄉

胡鐸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也爲諸生時以博雅稱而尤邃於易嘗著易說與虛齋蔡氏蒙引並行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乙丑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時嬖倖虐諷方熾鐸以言事忤遂出副河東運使清裁矯著巨賈關節弗入視學福建校士惟先名理不規規舉業尺幅間七閩嚮風焉晉太僕卿終順天府尹惜未

大用而卒世喜譚道學如鐸者口不言而躬行之身歿未幾子孫至不能舉火以齒之兩中丞洵不媿矣

倪宗正

倪宗正字本端餘姚人也有夙慧精於易學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以逆瑾目爲劉謝黨出知太倉州時水災條上封事報可所全活甚多隨入副武選郎武宗欲南巡抗疏遮留幾斃于杖猶以詩諫 上尋

悔賜獸錦已出知南雄府會 世宗追錄言者加三品俸宗正性曠灑不耐世網竟賦歸日惟酒榼茗椀寄傲花石間詩文攬筆立就有川雲嶺月之致丁而告

法亦道居常委蛇不矜衫履卽對客亦不屏姬侍得
晉人標韻其居官則非沉浮無當者故足術也所著
有易說小野集

嚴時泰

嚴時泰字應階餘姚人也裔出漢子陵先生之後幼
父賈於楚遂入籍江夏縣踰冠舉弘治辛酉鄉試又
十年而成進士任溧陽令用治行徵拜御史以仲兄
時肅爲楚王儀賓改同知鎮江府事尋遷南康太守
時金齒弗靖奏設永昌府以鎮治之而難其人廷議
以爲非時泰不可領勅而治郡事蓋異數也累遷四

川左右布政所至皆以廉能著聲兩臺爲 上言
臣無如時泰賢入爲太僕寺卿俄晉右副都御史督
四川軍務四川故舊遊地也肯縈夙嘗運以奇畫都
蠻積寇一鼓而殲捷上賚白金文綺加俸二級先是
都御史應大猷以征都蠻失策罷歸疏中盛推其先
事之力遂得召用後官至尚書其知人讓賢類如此
久之拜南京工部右侍郎一年而致政又二年而卒
卒之日至無以爲殮清白之操皎皎如在所籍以不
朽者固在此不在彼也若專城稿牢盆木山等集特
其緒餘云

來天球

來天球字伯韶號兩山蕭山人弘治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蒞呂梁啟閉有定期權勢莫撓又鑿義井立社學修河堤植以榆柳轉刑部員外郎中往獨石關勘問失機事宜奏叅將劉軌以下罪皆斬陞山西僉事叅奏晉府徐庶子多不法事罪其尤者二三人時瑾賊擅權啣其不附適儀賓入司以擅加刑責上訴瑾遂乘機差三法司會勘調陝西僉事時四川流賊入漢中府界與總兵官閻綱追圍七月計擒賊首藍五等以凱獻捷聞賜獎未幾逃賊復熾百計誅勦甫

克平定四省巡撫會薦以久勞戎事未霑一級之賞
詔陞按察司使仍于軍前殺賊賊平回司視篆一洗
案牘訪懲貪墨憲紀振肅秩滿推延綏都御史不報
再推河南左方伯又不報投袂起日時行時止吾其
到岸之舟矣疏乞休致賜允至家構南山堂引江風
山月以自樂享年七十有九

汪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稟風格秀朗弱冠
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廩餼周宗黨
之鰥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庶

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
欲一見之終不往巳卯 武廟將南巡與同館舒公
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旨跪門廷杖瀕死出知泗州
泗爲祖陵禁地役煩而土瘠民情弗知農桑到則首
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教之蠶事 武宗南巡
郵卒馳報駕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
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
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將柰何
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
呼聲震地中使沮喪靡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

出泗境後有至者斂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
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奏泗州婦人荒
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
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 世宗
登極召復舊職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泣送立祠
建碑紀其去後之思巡按甯公欽薦刻有水清月白
萬口一詞之語既入諫垣首論選后朝儀二事給事
中梁本茂御史汪淵以言事罰俸上疏乞恕言官開
言路踰數月廷議追論在館中時協舒修撰芬夏考
功良勝萬儀制朝連疏乞留車駕爲一時忠良宜隆

恩數以優之詔陞俸一級疏懇辭願以補支言官之
罰俸者雖不得請識者壯之時有奏王守仁報功失
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上疏申辯刑部尚書林公俊
以執法忤旨去位上疏請留居諫垣一歲中連上三
十餘疏念親老乏侍奏乞改南以便迎養從之比至
留都永嘉張公孚敬安仁桂公萼同官南部方講大
禮欲倚以爲助議不合卽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
安人心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
貴勢撓乃其存心平恕遇死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
然鯁介不能徇人會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

築小亭扁曰樂遂巡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其文行
名于天下忠孝尤爲著聞居官氣節時望攸歸久之
臺諫交章謂不宜寘之閑散朝廷復以原官勅提學
江西旣蒞事其條教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居無
何以父憂歸服闋臺諫相繼論薦命未下而卒鄉人
白於當道奉其主祀之鄉賢祠學者私謚爲清憲先
生郡侯南大吉知其清而貧一日獲豪民石天祿將
論死欲令得其東則從末減石氏以千金丐命厚
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隴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
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爲陵不

爲秦若推其心茅茨土階而盡力溝洫豈忍以民也
爲周垣乎侯聞言而止所著清澆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守誠

徐守誠字誠之餘姚人也少刻苦自樹潛心理學弘
治中登進士授南兵部主事嚴於稽覈武衛改觀執
父喪廬墓有馴虎甘露之異鄉人名其山曰慈山服
除補刑部日與四方名士相討論學益進嘗陳時政
十餘年多見采納出爲湖廣令事理寬糾墨不避權
勢遷山東叅議歸途卒誠孝友廉介非其
義一介不取歷官二十五年廬僅蔽風雨有慈山雜

著十條爲學者所誦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也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深契之遂北面執弟子禮後數年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京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卽是時所編也從遊四明觀白水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語下會心隨地有得文成在南四方同志日

親疲於酬應愛每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及文成有南贛之命愛亦請告歸期諸人耕霽上之田以待其師忽嬰疾不起年纔三十有七也訃聞文成哭之慟愛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疏陳十事多見採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而惜未究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德同顏子壽亦與埒文成每語輒傷之

秦 鉞

秦鉞字懋功號嶼湖餘姚人正德甲戌登進士第授湖廣攸縣知縣比直歲凶民力殫竭逋負繁多寇盜

出沒蒞政之初卽緩催科勤撫字繕垣墉簡士伍興
生樂業賦克而盜亦息時巡撫中丞鳳山秦公金甫
平苗夷檄鉞紀驗功次精覈有條丁丑擢江西道監
察御史輒以風采著聞不避權勢知無不言貴戚近
侍威嚴之嘉靖壬午巡兩淮鹽政務去奸弊餘積甚
夥充助均輸乙酉巡按江西監試事選拔多名士丁
亥陞山東副使整飭徐州兵備尋丁外艱服闋補江
西九江兵備壬辰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癸巳陞按
察使所至有政績得憲體甲午陞右布政使綜理錢
穀明潔不爽輸解出納批答無滯時廟建方典下工

部議加賦外省鉞以徵斂繁多恐竭民用乃盡闕
邑存貯贖鍰以克其需由是譽望日起乙未陞江西
左布政使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攬大綱廣慈
惠簡練兵馬克實邊儲遇僚屬以禮蒞胥吏以嚴賊
恤多方復奏留南糧全活民命士庶允孚境內大治
桂洲夏公嘗謂十郡銷兵九江渡虎非溢美也丁酉
佐理院事適外官考察之期太宰松臯許公讚務惜
人才大中丞浚川王公廷相務覈治行兩調停之每
協輿論無失人者緣以不阿時好言者妄加論列鉞
置不辨引疾求退得旨南還卜築吳山之麓優游泉

石不談時政巳亥冬乃還故里重建家廟庚子丁內
艱哀勞過常忽構疾疾篤囑其子孫曰吾才智蹇淺
賴祖宗積德叨冒至此分願足矣況五十不爲天吾
已過之豈復遺恨言訖而逝年五十有九鉞長身偉
貌丰格標異立論侃侃襟度豁如也事父母恭謹父
靜齋公足疾拊摩調護躬任其勞太淑人迎養都下
惋愉備至爲文淳古以辨博濟之居官整飭備明治
要百務紛集移時而判其才識過人遠甚子宗道山
東布政司右叅議嘉靖二十九年賜祭

陳克宅

陳克宅字卽卿餘姚人也正德甲戌進士初爲嘉定
令吳中賦重豪右多欺詭爲奸克宅履畝清丈宿弊
頓革以治行最召拜御史首劾巨闖劉允取佛烏思
臧挾邪蠱亂罪當斬又劾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直聲
震中外歷按貴州河南風裁益著臺資當內轉冢宰
持私憾出爲四川兵備副使鴛番爲梗勒所部兵盡
殲之諸番自是無敢犯者歷湖廣左布政使楚大侵
之後重以采辦民不堪命克宅劑量節縮全楚晏然
尋拜副都御史撫貴州貴州固賊阿向負險逆命克
宅密令死士乘夜半猱升絕壁以索梯度軍大破之

捷聞加俸賜金綺改巡撫應天方去任餘孽復叛言者以罪克宅遂罷歸歸四年而卒已而事白詔復職賜祭葬錄其子克宅敷歷四方有殊績乃其發軔在嘉定至今猶尸祝云

張懷

張懷字德珍餘姚人也富有學殖正德丙子以儒士薦第一連第授禮部主事會武宗南巡伏闕泣諫罰跪門五日杖三十嘉靖初又以議大禮不稱旨杖三十已陞江西叅議歷廣東叅政所至有廉敏聲突以他事波及勒歸公論惜之歸惟布袍芒屨督耕飯

牛過者不識其爲官人間徒步欵公門以村僕挾敝
冠紳爲門者所詬詈樸行素風足范流俗所著有鷄
鳴集茹茶錄藏於家

陳煥

陳煥字子文號西愚餘姚人以禮經魁浙士旣舉進
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董漕艘于淮丁內艱服闋補
營繕未幾疏改南京由南刑部主事員外郎歷禮部
郎中陞廣西右叅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叅政江
西按察使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致仕煥天性淳厚
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當在淮時

武宗南幸巨闈悍將所過大索賄賂莫敢違者煥曰
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于禍在廣右分守
柳州猺獞出沒爲患叅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
謂之曰獞不可盡雖兵之不能止其患不若諭之義
以恩信撫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爲約不
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令擁輿送出境而不犯柳
州滇南土習異中土煥之教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
節爲先士由是知向方焉歲己亥駕幸承天所過有
司或坐供張不具得譴煥條其鉅細罔不飭備復奉
旨督修 顯陵殫力程工務極壯固稱 上意而請

監視及承事者因緣乾沒皆不得肆告成詔進一階
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泣煥
命舟人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四年安
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
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憐人也貸其死笞之卒改行
爲良民光祿典內府諸饅饅中貴率溢額以需披藉
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構語中傷之於是浩然有歸志
會歲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乃稱老乞歸甚懇上
可其奏歸則開圃于舊第之西南壘山鑿池蒔花木
構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自爲文記之歲時約

里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屬
醉嘉靖庚戌卒年七十有三

魏有本

魏有本字伯深餘姚人也登正德辛巳進士官御史
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恣宜奪其兵柄都督馬永大將
材可代勛 世宗怒調外任吏部尚書廖紀疏留有
本且言馬永有將略名重夷虜御史言是臺省亦交
章如紀奏詔復御史尋按蘇松四郡奸墨褫魄累遷
僉都御史撫河南值歲侵疏請蠲賑凡八上是時宗
藩祿餼工役最爲民困而悍宗要挾輒有譟聚所司

者有本裁抑劾治弭伏以聽滿三載改督南京糧儲
民遮道攀留肖像祀之晉南大理卿及貳刑部又以
右都御史出總漕運遂引歸有本恟愾無華平居寡
言笑至談當世務切中肯綮遇大事毅然肩之卒贈
南工部尚書

蕭鳴鳳

蕭鳴鳳字子雝山陰人正德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
時方以言爲諱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
私妄作都督江彬夤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
世寧孤忠爲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

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 上命巡山海諸關值邊
久弛將官怠縱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
林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掎剋上疏言 陛
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
司掎剋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嘗疾馳黃花鎮故
視倉糧苴礫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
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倖折簡爲請併逮倖治
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
前御史盡爲紀驗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爭論于

前徐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
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畫圖山
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
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
憾不爲覆奏復命巡按雲南值左脛爲邊風所中疾
作遂疏請歸省踰年南幾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素
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
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降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
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
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

帥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遺逸悉心
咨訪抑揚興革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
善之誠惻然可掬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
謂先督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
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時內閣欲以怨構誣其鄉人
谷生欲假手甘心焉廉知其故不爲處乃覆爲其子
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之量移
湖廣兵備副使未幾復提督學政復仍爲怨者所構
疏求解職尋丁母憂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以疾
卒于家距生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扶坐堂上曰

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學者稱爲靜菴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爲人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無媿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其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

王 鈞

王鈞字子宜號印巖會稽人嘉靖壬午發解浙闈癸未進士甲申授南京水部主事丁父復齋君憂服闋

補北水部權稅荊州而其地則豪商大賈所湊集也
猾僧因緣爲奸至者率不免於訾議鈔獨攜一力嚙
檠茹茶一介靡所染有美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
代而去蕭然敝篋也甲午轉員外郎中審五聽戒五
疵孳孳求民之衷會有勢璫祈脫人獄甚力峻却之
絕不與中貴人通凡經論決咸稱平焉乙未出知邵
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
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而事則
各輸其情蓋笞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粧匣者
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耳首則

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於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於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鈔取真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亟去巡按白御史行部鈔以禮自將不爲折詘乃御史深心銜之下車立索庫藏刑名諸案牘欲有所撻發而不得其隙御史意悟詳其治狀特書薦之己亥考滿當陟矣有嘆之者曰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福建都轉運使其爲轉運也如分司荊州時鈎稽宿靈條畫甚精于時福州缺守巡按檄鈔署焉郡在省郭垢弊若殫鈔夙著簡

肅不嚴而治民有異母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訟
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使有一不
足哉爭而攘之則不足若父慊乎若子也而以貲傷
父心寧復爲若輩血食也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
肖像而祀之癸卯丁母憂服闋補長蘆丁未擢雲南
布政司左叅政分守諸民故習夷男女多野合嚴爲
禁諭稍稍有變者庚戌轉按察使辛亥轉右布政使
癸丑轉廣東左布政使在二省兩提秋試綜理嚴密
稱得人丙辰入覲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
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

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至則解諸煩令惟
責郡縣恤斃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轉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
四履之地皆盜窟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
處尤爲雄鷲時時破壞城邑乃發偏師授方略禽其
魁馬天恩李汝端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千有
奇奪還被擄男婦五十八人特詔優獎廕一子戊午
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調兵邀擊斬首二百
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 上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擒剿百七十人奪還男婦稱

是上聞復獎賚之是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緣洞復相煽動會兵擒勦以次蕩平賊又念廣中寇盜頻繁宜遏其衝無使竊發乃相度要害添設縣治而不逞之徒稍衰止矣廣寧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鈔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給有稽嫌議不作而軍儲亦漸贏矣已未考績進階通議大夫錄蔭一子未幾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始浩然有歸志矣具疏乞休丙寅二月卒前一日大星隕其舍光燄燭天卒之夕印巖崩者數仞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賜祭

葬謚恭簡

龔輝

龔輝字實卿餘姚人也嘉靖癸未進士授工部郎嘗被命督木川貴貴州民夷錯居卽有木非殿材疏請得專事川蜀已轉十之七八部檄猶促不置適彗星見詔求直言輝遂上言蜀頻年兵荒財力空匱民不堪命因繪山川險惡及轉運艱難爲十五圖以上世廟嘉納焉蜀人德之至與諸葛武侯並祠尋遷副使督學陝西晉叅政著全陝正要書世多傳之歷副都御史督軍漳贛平懸繩掛坑諸賊巢踰年復有漕

撫之命時河淮二水並注於淮民幾爲魚輝以便宜
濬築費省功鉅兩地俱建祠祀以南工部侍郎致仕
家食十五年鶉衣淡食未嘗治垣屋而虔享祀恤發
孤著宗約鄉閭化之其大者念邑苦賦役白所司丈
田平徭觀風者推其法於全浙出處大有裨益可規
其槩矣卒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楊大章

楊大章字章之號東橋餘姚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瀏
陽令瀏陽號難治逋稅至逾鉅萬且狡猾健訟不可
窮詰至則持廉秉正根極弊源賦乃漸集豪民李鑿

者籍貫犯禁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一旦出其不意單騎卽其巢擒之強梗豪俠之徒相戒不敢犯瀏陽大治丁外艱歸補知歙縣因俗爲政寬猛相濟禮法兼行尚廉節興學校勸農桑剔蠹修廢百里之間熙然樂業擢刑部主事改兵部轉工部員外復轉兵部郎中陞山東副使備兵霸州霸州固盜藪連值歲稔人情洶洶多方賑貸又日練精兵彈壓之惠溥威振數百里之內始帖然無憂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劫殺人從西直門出人莫敢逆選驍騎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清縛來斬之歷叅政晉南京鴻

臚卿又擢光祿卿召爲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左侍郎
時海鹽鄭公曉爲尚書互相敬愛凡獄無小大原情
比律必期于允當而後已當是時天下無冤民焉無
何鄭公去章亦以疾請告歸山林引興日與諸鄉紳
觴咏談笑以娛天年享年七十有八而卒

陳 塏

陳塏字山甫餘姚人身不滿五尺而長於文年十八
魁于鄉已又魁會試皆第五由行人選南科給事中
首劾武定侯郭勛怙寵奸橫狀及與議禮驟進重臣
抗籍甚有聲後提學廣東稱得士如海瑞龐尚鵬竝

出品題擢叅藩而以學臬罷蓋居中者借以釋憾所罷固其所忌嫉也林居隱約如寒素日耽耽嗜古爲文率醇雅不爲鈎棘語所著有戴記存疑受拙藁其手所丹墨圖史甚多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受業焉畿弱冠時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若祥麟及是以所聞出爲諸生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于師

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
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之往不
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
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
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
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
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
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相辨証
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于時格
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

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偏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蜜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

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
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
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信流行者
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
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
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
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于言銓亦
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
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
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

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躡等今旣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

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
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
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
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于一云文成發舟畿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
之說詔之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
著于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
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
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
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卽裹糧往浙相與

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亂歸卒于南安方
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
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衰經弗敢加焉。畿請服
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
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于省肖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
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于公。
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
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不應。久之授南職。
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

宮僚其壻吳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稟旨詆爲僞學而罷薦于是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司郎中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之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

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溪故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磨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同了性命則

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
百念已灰而耿耿于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
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
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于後儒
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于茲矣先師首倡
良知之旨于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
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
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時日有限若復秘而不傳
是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
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

于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千萬一也
萬曆癸未卒年八十有六

錢德洪

錢德洪初名寬德洪其字也避先世諱尋以字行更
字洪甫餘姚人也正德間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德洪
實首師事之嘉靖丙戌舉禮部遂引疾歸與以卒業
戊子北上聞師訃而返保孤寧家不遺餘力至壬辰
始應廷試又以親老乞恩便養得教授姑蘇士幸博
一第恨不能立致通顯而六年寂寞其受命衙要其
中必有以勝之至以司寇郎訊郭勛一事大悚然可

異焉夫翊國公郭勛者固上所寵怙卽召不往豈真欲殺之乎巧爲逢而附輕可也而必不敢輕及言事諸臣欲殺之從衆而附重可也而必不敢重 上怒尚書以署事爲解罪可分也而必不敢分寧身撻三木日與楊御史趙都督講易不輟助死乃得釋隆慶初臺省交薦議召用時年已七十矣詔復原職進階朝列大夫其平生自言曰學貴有得遇物而反非真得也今觀其退可遺榮進不避難其殆有真得者歟子應樂舉于鄉三爲縣令而居業蕭然亦克肖矣

孫應奎

孫應奎字文卿餘姚人也嘉靖己丑進士爲禮科給事中疏劾冢宰汪鋈忤旨幾斃杖下謫丞華亭鋈亦尋罷已移江陰令歷官右副都御史應奎初舉于鄉卽師事文成授傳習錄一編其爲人剛直自負能堅持是非不可奪居官聲績矯矯斷獄雖忤權貴必伸其法當山東布政時有開膠萊河之議御史銜命往應奎按視地勢必不可河卽河無益徒愁勞百姓爭言諸不便狀及奏上朝議直之役竟寢入覲與冢宰爭官屬可否冢宰欲有所曲庇執之愈力竟不得生平風力任事此其大者居鄉頗自簡貴迄無阿私子

汝賓洪孫敬愿先後舉進士

周祚

周祚字天保山陰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東阿令邑號罷劇縮贏苴罇民獲息肩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東人悅之丁父憂去闋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大悅徵拜兵科給事中每自矢曰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疏陳任將賑饑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旣弊慎祀典飭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救時虜躡遼東大康堡殺傷頗衆祚奉命往按具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閱其事出叵測悉傳與

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 上悉嘉納之還至

三河蒙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峻拒之遂中病手足
攣痠醫不能愈以疾免歸歸則肆力鉛槧去雕去腐
時爲燕趙激忼之聲詩淡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陵
而瑰心竒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
木怒號撇旋漂擊已而噫氣泠然故攬其詩文而志
可悲也

周如底

周如底字允直餘姚人也嘉靖己丑進士初知瀏陽
改婺源時汪太宰鉉方柄銓家人橫甚如底一裁以

法汪憾之移判武昌汪去位始擢工部主事歷營繕
司郎中時 九廟四郊 慈慶慈寧諸大工繼起川
湖巨材銜尾至故事至則輓入臺基山西二廠聽內
監取裁繕司唯唯而已如底密召工師索其總冊梁
若干柱若干長圍若干椽桶椽檻之類畢具乃令輓
木者悉以木置長安東西街召諸匠如式裁用然後
進兩廠而所餘關頭悉送器皿厥造御器內監一無
所得內外提督若太監高忠武定侯郭勛並貴寵用
事雖屢肆叱辱如底第舍忍偵卒日夜伺其起居竟
無隙後以積資擢太僕少卿念親老未嘗携家憂思

勞苦被疾請告歸歲餘卒無以爲殮其清譽益彰云

呂本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也初誤姓李後奏復嘉靖壬辰
進士是科選庶吉士卷呈 上糊名不密命復選而
乃得本本丰姿玉峙人蚤以公輔期之已授翰林檢
討出爲南司業七年而晉宮坊時上方銳意總覽本
主順天丙午試試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錄文有治
以一統爲盛勢以不移爲尊等語大稱 上意以丹
筆標其句蓋嚮用始基云遞晉兩雍祭酒已酉會卜
相廷推六人本次末竟被 特簡以少詹入閣辦事

歷十三年躋少傅眷遇渥甚丙辰克會試總裁復掌
銓登斥稱旨褒擢本身事察主且又介分宜華亭機
穿間負孤誠自若上不疑而下不忮要其識度有過
人者立朝所奏對悉關大體而調停景裕二邸以安
國儲力居多至其主城江南議爲半壁保障則龍山
有祠血食無忝辛酉丁太夫人艱歸夷倫林下者二
十六年備極人間之樂終其身無疾言遠色所容接
靡不醉其盛德焉萬曆癸未年八十命所司存問又
四年而卒贈太傅諡文安官階恩數略與謝文正遷
等而齒過其二子元稱象賢諸孫翩翩文學胤胤

初其顯者人謂其生平所邁得天獨侈抑其厚德有以基之矣有期齋集奏謝稿館閣漫錄行於世

管見

管見字道夫號石峰餘姚人嘉靖乙丑舉於鄉明年登進士授常州府推官風檢嚴峻見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搖蒞任未久豪強斂迹心惟公恕冤獄多所平反春岡劉公按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決者必以屬之一鞠自無遁情崇明劇盜數人流劫瀕江州邑遠近震驚奉中丞檄設策勦捕不旋踵熾滅殆盡宜與逋負數千萬緡至縣令坐累

以死往視篆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
輸納具足繼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興人稱神明焉所
至尤加意學校以羨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
是聲名籍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徵天下良
吏治行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念既爲天子耳目凡
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無不言而明於躰要必期有
濟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戶工二部建
議加賦以佐工費抗疏極陳利害以爲不可上是
之仍黜二卿海內陰被其澤及轉戶科都給事中以
疾乞歸已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謁陵之行又

條陳邊藩事宜甚悉咸著爲令辛丑正旦日食上
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衆猶豫不敢
決見議朝賀宜擇日行以明 皇上敬天之意上
嘉允之癸卯擢廣東右叅政廣東多貨寶地水蘖自
勵矚然無染無何入賀萬壽事竣以疾請解職疏凡
三上得俞旨病痊有司具奏錄用旣謝事歸足跡不
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鄰明農教子爲事時或偕知舊
觴咏琴奕倘徉山水以自適臺使屢薦起之不應方
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釣老焉而病奄至矣壬戌
十二月卒距生七十有二

來汝賓

來汝賓字子禹蕭山人嘉靖壬辰進士鄉舉及禮部
試皆第二授知奉新縣其俗獷鬪狠訟抵訐拏鍵務
必勝不勝則陰持上官短以責右無已至則迹其尤
者數人痛法繩之旣而曰此豈道化意耶於是開學
館延進諸生爲指示經法如是而爲文章如是而躬
行諸生歸以語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
願自輯不敢爲非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
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河澣造
請諸大夫視供具徒隸一一指授無失賓客意久之

歸縣中爲民均賦平爭訟調繇作又時延進學宮諸
生講說經訓勸行如奉新時愈開館穀諷誦不絕日
不暇給至積瘁咯血不自支云居職廉謹歸時橐中
不能十金所至務爲民興利在奉新開五鄉塘瀦水
田皆肥饒在丹陽則濬練湖溉田少旱患生平無所
嗜好但好讀書自爲諸生至劇吏未嘗廢稱說也丙
申徵入爲兵部主事改禮部員外郎未幾疾作累疏
告歸歸五日而卒年三十六耳

諸 燮

諸燮字子相餘姚人少卓穎負奇氣稍長下帷究經

義爲舉子業雅馴超邁一洗陳言登嘉靖乙未進士
除兵部主事守山海以簡伉忤本兵巡撫大僚竟爲
所中謫茶陵同知不赴任歸居錢塘廬曰梅隱迎父
母就養梅隱者其父別號爨亦因以自托謂如梅福
隱吳市云遠近士慕爨經學願執經受業者不下百
人爨喜因不復有仕進意踰年朝議量移潮州通判
所知致書勸之仕始隨牒往三年晉邵武同知兩倅
郡皆寬簡馭下勤于勸學氓士胥懷之及以艱歸有
自閩負篋來依止者爨館穀之不靳也丙午終服從
游者益衆開化諸士咸請傳經于其邑六月返棹過

嚴陵濯足灘上溺死歸柩于杭弟子皆失聲哭葬錢塘石屋山燹深于經學然耻立門戶指取高第有進用階而脫略自喜恬于華寵標度不耐羈縛恒布素行街市中若無名秩者歷官五品惟以授徒給生計其介守可知矣

孫陞

孫陞字志高餘姚人忠烈公第三子自幼穎特不凡髫髻卽嗜學日記數千言讀史至名賢傳輒以自期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課文必循矩度同輩莫不感服正德己卯忠烈公撫江右死寧庶人之變陞隨二兄

誓死復讐會庶人就擒乃扶柩東歸廬於墓茹素三年巡按韓公聞而賢之召試越王臺吊古文大驚謂可與唐王勃滕王閣序並稱名隱隱起嘉靖乙酉舉於鄉丁亥遊太學時伯兄堪官錦衣隨楊夫人就養傳經都下家窶甚乃自題曰勿謂古人爲不可及勿謂天下第一等事爲不能做帖之書厨其礪志類此乙未對大廷賜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感上知拔閉門檢身心研墳籍求所以經世務絕不與他曹事己亥春冊立東宮詞林官例得補宮寮人爭競進陞獨不然居其後者以妨己讓之竟不爲動乙巳以

校勘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遷右春坊右中允與
修大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事崇雅
黜浮所取多名士一切宿弊芟革殆盡己酉晉國子
監祭酒教先器識敦實行命諸生各舉所知拔其尤
者揚於彝倫堂以風其餘又慮浮競難制懸格二十
二條就行之不以親故關說輒改或遇貧喪出粟爲
助諸士咸服辛亥陞禮部右侍郎值華亭徐公爲尚
書協恭一心裕景府冠讀禮商決居多壬子 上卽
舊邸建元祐宮命安神祭告奉使謹飭所至減騶徒
有司或供治過具悉揮去過襄鄧間見民治河多菜

色哀而憐之作詩遺守臣遂得給廩守臣爲鐫詩於石癸丑改吏部右丁內艱朝紳禮餽悉謝却伯兄卒歸二喪廬墓茹素如忠烈公時人見其毀瘠勸之肉食不從淚輒下以是得脾疾服除薦疏踵至徵拜禮部左侍郎旋改吏部陞樂道人善察其可用卽白太宰不欲人知檢礪水操視毫末非義若將浼已人素信之無敢以私入者丁巳進南京禮部尚書至則懲俗奢靡敦朴素爲諸曹先疏陳較術業數事剴切可行詔嘉納之又因曹務稍簡益留心治道凡邊塞險夷戶口登耗與夫刑名錢穀庶政一一研究顛末思

注措之屹然爲後進法程庚申以疾卒壽六十訃聞
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賜祭二壇生平孝友天植事
忠烈公與楊夫人始終盡志事兄如事忠烈公無巨
細必稟命而行坐必侍側痛父殉節戒勿治家慶手
絕不書寧字卽用必以他字易之終不爲人作壽父
文至母棄世亦不爲人作壽母文平生無家念一介
之微苟有未安曰趙清獻必不如是雖奇字名畫玩
適之物泊然無欲教諸子不專文藝嘗曰養德養身
養學三者須日體驗不可缺一故伯子太宰鑰仲子
翰林鋌叔子光祿銖季子兵書鑛幼子璣俱奉庭訓

不脫書生氣味睦宗族懇懇導之爲善雖幼賤行坐必以齒叙旣貴徒步里中非遠行不肩輿重交誼尤篤死者同年韓修撰卒撫其子白部使者立忠表誌華州王司成地震卒收其文序以傳士大夫咸服爲古道其問學不自暴炫於典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并國家典故無不洞悉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慕而求之者非其人不授筆至關綱常如餘姚謝生殉賊及雲樓王氏雙節皆爲立傳所著有易測窺天錄及詩文若干卷

蔣坎

蔣坎字養孚號澄江餘姚人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內艱改除職方司轉員外郎尋晉車駕司郎中遷知江西瑞安府遭外艱起補臨江府其初爲主事提督武學不徒取具課程親授諸生韜鈴指畫方略如指諸掌出其門者多著武功大殿工興大司馬遴以董其役覈諸奄占役冒支弊中人怒計欲中之豫廢其奸獲免工竣蒙賚銀幣其爲駕部故事使客給關支率由車駕司坎銳意節省任怨不恤無所徇假請符者往往不悅先是中官以覈冒支衛坎至是以裁符傳故中官愈不能堪遂詭挾若逮

之者坎則挺身直往將爲扣閣狀奄輩計沮皆散走
或更爲好言解之其矯矯風節類如此總督曾石塘
公建議建河套詔廷議之廷臣多顧忌相視莫敢先
發坎獨上書十七事鑿鑿皆攘胡大計切中機宜雖
寢不行而朝論避之出守瑞州瑞俗好訟計難治坎
剛明剗割若烹小鮮有部下巨猾熊騰峰者把挾官
府屢中以危法上高黃令性朴而疎任僅三月以贓
罷免坎閱招辭知爲熊所中傷乃召其邑父老讞之
交口寃黃遂全黃而誅熊瑞人萬口稱明嗣補臨江
臨瑞皆左右地俗習相沿坎以治瑞者治之政聲大

起歲亢旱禱雨雨輒應郡中多劫殺耕牛計捕之盜
屏迹郡有蕭灘駙衝甚時分宜權勳灼天下子姓往
來相屬雲焱蝨軼傳騷弗堪前守率厚款遇坎獨御
以常憲不少假貸故雖積有聲望薦剡至十數上而
竟以觸忤當路媒孽罷官以去其子勸能舉進士爲
主客司副郎尋蒙恩復職致仕再晉中憲大夫復進
階太中大夫卒於隆慶四年閱世六十有四

陶大年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南京兵部
主事職督武學諸生爲條具科指一如督學使者功

令月以十五試騎射制策第其甲乙而賞罰之人人感奮久之遷員外郎中出守吉安巨盜劉某主與援暴里中先守莫敢誰何至則嚴督賊曹椽竟捕得之復窮治者主名是巨室也或謂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不聽竟置重典有貴要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者家上變告貴人書求寬假者紛至一鞠卽首服竟論如法遷山東副使視海上師青州楊施仁者大猾也鼓衆倡亂應者至千人授方略擒治之解散其黨事聞陞俸一級改閩憲時寇已薄福寧城方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爲擘畫戰守具相

三十一
姜洪

持累月賊知有備乃引去去而圍連江連江邑小城
庠幾爲所陷者數矣復檄閩浙兵大破之斬首七十
餘級生得夷酋六人賊勢大沮改四川叅議分首川
南道復調廣西潮寇張璉者倡亂甚熾四省會兵合
討大年督狼土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
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晉江西叅政主督餉時三巢
諸酋連結閩廣群盜聲勢相倚撲不可滅大起諸道
兵爲犄角餉每先期以辦軍卽異道至牛酒芻粟無
不時給師克有濟以下母憂歸無何朝廷以災變考
察方面官向所論主盜者其子且貴爲京朝官欲其

心焉而諸勢家爲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傾之遂落職
子允光以進士爲刑部郎中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
偶錄見聞所錄私記遠記諸書藏于家

沈 束

沈束字宗安號梅崗會稽人嘉靖癸卯鄉薦第一人
甲辰成進士司理徽郡拜給事中觸事憤愾每語及
分宜父子目皆皆裂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
憾其素不附已報寢抗疏言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
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涕者身後之典格而不議何
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爲予奪

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賜杖闕下尋繫詔獄垂
絕者三四庚戌虜入犯關京師戒嚴詔集廷議國子
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曰驛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
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束在獄聞虜變
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都
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遼薊或衝突于宣大
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兵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
又斥去曰囚安得與朝議其後餘姚趙錦上虞徐學
詩會稽沈鍊先後上書論嚴氏悉被逮謫謫以去時
號越中四諫時嚴氏恨越人特甚而言鍊與束同宗

疑有連益切齒腐心屬主者加械手足分且死戚家人
人庀後事賴華亭徐少師中收得免後嚴氏敗詔釋
獄 莊皇帝登極起遷給事中擢河南布政以疾辭
免歸初在獄中所著有周易通解文言說內外歸里
著易圖洪範律呂諸說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
雜體詩藁藏于家

沈鍊

沈鍊字純甫越人也少而讀書有異氣從王伯安先
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竒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
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

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乎以父憂歸服除
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爲經歷
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
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中飲非
其任強灌之鍊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
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
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于時虜闌入
塞都門不啟 天子憂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媢書附
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
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

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虜
所謂貢者彼薄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
御奉天門出內帑士士驛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
而檢討毛超囁嚅言吾固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
議守便趙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刺刺不
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人
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
宰意不得自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鍊負氣甚壯欲力
吞虜幾得一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

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于時鍊方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昔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
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舍外而先是趙
貞吉亦坐他法謫斥矣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
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曰公非上書請誅
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
問知其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稍與
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慙爭爲詈相嵩以
快其意因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
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
啣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

業以選懷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
徼避兵人僂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
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
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
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得其
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
人非有言責毋爲爾鍊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
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
吾誓不與共夫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
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

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其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

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斫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之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贈祭錄一子太學裏用諸生久以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諸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以民予敵矣陸爲言于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于詩文援筆立就竒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

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卽襄次袞次褒死惟最少子袞以釋免襄旣白報公讐椎太學恩予袞

陳陞

陳陞字晉甫餘姚人也嘉靖辛丑進士父煥光祿卿颺歷外藩具有幹濟爲光祿時例及引年陞與仲墀並登朝籍煥語二子曰乃公倦矣抑人有言飲不盡樽以遺子孫吾其休乎遂乞歸築地開圃日與故舊賓客飲宴陶然適也陞醇謹有父風選庶吉士授編修終南禮部侍郎居官不矜崕檢質行自茂世廟

在齋宮用儒臣撰文得速遷陞獨辭避棲遲詞垣者
二十年當其時推轂者亦鮮晚乃簡陟禮侍再起留
曹而年不待矣寧鈍遲毋巧速不可謂非賢也季觀
子鏃俱成進士議者以煥達挹滿之數而駿發於其
後云陞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宋大武

宋大武字文成餘姚人也與弟大勺從子岳同登嘉
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持法平恕不爲苛
驚以阿當道時緹騎橫甚輒罔無辜巧詆委成西曹
以希賞格西曹畏緹帥貴幸無敢牴牾大武輒白其

枉釋之已出爲永平守永數中虜爲繕城守備要害
永賴以安歷廣東副使治海南四郡時有臨高嶽林
之寇撫定之功爲多擢本省叅政歸大武故善病旣
家居杜關靜攝引年大耋卽里巷不覩其面者幾二
十年每事依于孝弟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趙錦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也叅議墳子墳廉直以古道自
持故宦跡齟齬然多惠愛去後常見思歸田所居僅
蔽風雨錦少嚴整強骨自立越俗巨家子弟卽庶人
必儒服錦獨著田間冠娶婦登嘉靖甲辰進士授江

陰令課最徵拜御史累疏言國家大事皆稱旨大學士嚴嵩父子專擅爲奸利錦因曰上疏極詆其惡媿媿萬餘言嵩恚甚時錦奉詔雲南清軍政緹騎萬里往逮備諸難楚不爲動至下錦衣獄榜訊幾絕除籍歸家赤貧父子布袍蔬食適莊皇帝卽位錄諸諫臣起錦復爲御史累廷南京吏部尚書侃直如故與江陵相不合復引歸江陵敗起故官尋改左都御史時衆攻江陵上震怒籍其家錦獨上書申救無阻將來者任事之心議者稱其得體遇艱歸再起刑部尚書未至卒謚端肅

周如斗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也嘉靖丁未進士授貴溪令以徵拜御史按三吳會倭內訌兼會勅監軍將士捷書屢至歲且稔疏請蠲稅瘡痍用起吳民德之瓜期叩關乞滙特賜允明年倭再訌於松城守戒嚴奔命者守帥拒弗納適如斗行部至厲聲曰卽弗納是驅之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扶携而入者頌載道倭亦旋解居中調度獨多焉爲倖帥所忌僅資金綺加俸一級自是爲南督學南督撫寔卿大夫所推轂云於時三吳賊重而軍興加派更疲甚如斗蠲法煦摩

卷五十一
四十五
陶洋
倍殫心力已徙撫江右病卒至今吳人有周邵之稱
邵名陞後二紀而按吳者也子思克壬戌進士

陶承學

陶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幼端凝少言笑其祖方塘公
憐愛之時訓導於鎮江携之學舍未幾方塘公卒於
官棺殮不給無以歸丹徒令蔡時來吊承學年甫十
齡出拜客儀度兀然詞對瞻敏令大異之曰陶先生
有孫如是寧死也厚爲賻襚而歸之登嘉靖丁未進
士授中書舍人庚戌選爲南京御史巡鳳陽倉時咸
寧侯仇鸞擅寵握兵外挾虜與爲交關言者多罪斥

承學疏列力詆之明年鸞敗聲日起在南臺六年甚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多循規例修舉主之禮一切屏絕不得通或志乘圖牒當受者皆令於岸上發露紛披方許入舟丙辰出知徽州府徽故善鬪諍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結每日庭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罷猶可罷不汝竟也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歸令汝父老議之議而未當吾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實每須檢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也非有沉寃巨痛而戮其腐骨卽與子弟殺父兄者同律令責認狀不得實卽

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而尤敏于決斷未嘗滯日
宿辭下邑民裹米就讞者朝至夕去徽人號爲半升
太守言食米半升可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多至數
十百張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
應者隸卒無事多訴求復業椽史貧餒然無一人以
賊敗者始雖少望後更用感慕三殿災部使採木江
南者以徽多木商特重其額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
於外耳郡未嘗產木也議遂上得減十之五六凡四
載郡中士紳無敢私以尺牒白事者有新進士謁見
當中門馳入左右侍者皆愕然承學肅入客座詞色

無異茶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鉉也新安至今傳之以爲佳話人計部考爲卓異第二人是時柄臣子亂政取貨覲吏爲黜陟承學入都单刺而已然循廉之名聞於天下循資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瀕行父老爭賚持擁門頓首曰明公去徽笥中無徽州一枚錢設鄉中親故從明公乞土宜扇墨何可不應乃爲受墨一定扇一握而去方在郡時下邑人有板書爵里供奉于家者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丞嘗會景藩出封泝江而上牽舟者數萬人徽奉檄

當發萬人助役逆於江承學時備兵九江力言於監
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徵發于千里之外曠日
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于徽而募人於瀕江瀕江
民樂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爲然於
是徽得罷役省公私費數萬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
乃益感激思慕每過祠下必拜生日共祝釐於祠其
賈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大爺安否後其子望齡以
宮諭歸省道過新安所在擁塞壙路皆歎曰此陶大
爺兒故老就見有淚下者其見慕愛至此其在九江
適贛賊流臨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俶擾

承學治兵湖口防其突逸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
三劇寇也諸將屢討不得麾舟師鼓而薄之賊矢及
所坐舟繚斷帆解督戰愈厲竟盡殲焉捷奏賚白金
文綺癸亥陞湖廣叅政分守澧州去九江時積美金
數百兩以繕郡城工竣郡人爲碑以紀其事踰年陞
福建按察使節丁內外艱六載服闋再補廣東連遷
河南左布政使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平手交
衡如民間人而美出而損者卽時面白雖錙銖必罪
以府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從應天府尹陞大理
卿轉工部右侍郎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時刑書吳

百朋請老騰書政府舉承學自代或以告曰公第徐
行旬浹可無南也聞之促裝遽發至禮曹有吏沈鉞
暴於衆積貲幾萬廉得其橫惡狀杖之至斃時有傳
給事者楚人怙江陵寵勢傾一都承學適攝工曹傳
數受商人財爲言事及爲沈鉞關說皆拒不聽積志
甚而承學於江陵爲同年弔慶都絕始猶以時望見
重後迺大懟辛巳京察遂囑言官寘名拾遺疏中河
南道邵陛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
曰汝試言今九卿誰非清官耶後江陵敗撫按薦疏
七上竟不報生平薄於聲色貨利如水本淡如雲本

輕筮仕後所入俸祿皆歸諸伯兄每自外歸必傾囊
囊篋手拮而出之雖把握之物無所畱或言男女長
大須少儲者笑曰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又何
間焉所居宅惟樓三楹與弟布政幼學共之家指漸
蕃乃於室中藩屏以處終其身無所益所親嘗詰之
曰人皆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對曰吾何以異
于人但生平面皮太薄手腕太軟門吏在傍吾愧之
不能貪耳聞者傳服後疾卒子祭葬如制

范 櫝

范櫝字子美會稽人幼貧甚父沒幾奪業已益自奮

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爲諸生十年授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于鄉連成進士授工部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嗽餅數枚以廉謹稱職時有昌平窰戶百許人俱以犯陵脉讞論死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歷員外郎中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督府集兵五萬七分十七營以禦之而

自將卒屯菊花潭以杆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積
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
希少倉糧告竭于是私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
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以銀二萬償糴本而空獲米
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
衣漬表裏粘合爲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
興王舟之涉淮也供頓千里舳艫萬艘夾塗錦纜而
牽者五萬人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檣略不
儲時漕院大憂之召爲語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
曰乃欲委罪于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

公斯易集耳。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令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儻，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比？至遣人持鉞金逆于途。遣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二百金。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

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徙千餘人
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儼潘氏園
寓拏者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陰選健卒數十易衣
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挑之與鬪
相搏繫以俱來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旋命輿謁
客反過市頭捕者羣訴計數得十七人陽怒曰王舟
將至官司不暇暇問汝鬪乎俱繫之獄至漏下二
十刻出十七人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出迎王
欲乘虛爲亂乎吾久已知之矣咸叩頭伏曰奴輩常
死侵辰捕賊首已遁其拏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

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當是時微櫓
事且不測一或疎虞疆吏咸駢首就戮矣居無何而
玉城城之議起淮安故兩城漕院以多備不便于防
守議合之而櫓意勿同遂與之忤乃搜遠歲逋爲罪
劾奏之而竟罷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埭
呼嘯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
舟中遣人追還莫得主者相與生立祠祀之其惠愛
如此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
卒之歲有降紫姑仙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覽中有
半醉逢司馬句櫓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

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
六月午日歿

諸大綬

諸大綬山陰人其始誕也母夢有鳳自天投于懷已
而岐穎絕羣甫髫日誦千餘言目不再過十歲善屬
文比部郎入山錢公越鉅儒也見而竒之乃言于兄
以女女焉閱四歲隨雙潭公官祁門祁門令又見而
竒之語人曰此非東南竹箭邪居三歲返越補郡諸
生文學日益邃時輩畏之又明年癸卯領鄉薦及御
史舒公數睨之問年幾何曰二十有一舒顧諸寮曰

是子凝采不凡異時有文館閣光茲榜者必其人也
自甲辰歷癸丑凡四上春官輒不第歸歸則杜門茹
澹今古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公庭有所託乙卯
北上宿清源逆旅夢 天帝並 肅皇帝坐而語指
公爲才賢畀以印劔明年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
一人時家人以公旣貴顯製袴欲以純厲聲斥曰袴
宜以紈耶吾行將菲糲以終身安用此每慕王文正
不在溫飽句因鑄之石章隨授翰林院修撰亟迎母
於邸日奉旨甘侍膳寢已未春克會試同考官所錄
多名士舊制凡爲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綬痛之是夏

秩滿乃日夜草奏祈貶封詞甚懇惻 肅皇帝嘉其
孝特允之於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
殊典自諸太史始嗣後爲學士爲侍郎兩值覃恩皆
得竝及所生自此凡後於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
令在講筵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
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吐音
朗朗 帝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
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反
覆開諭諄諄以納忠鯁屏諛佞爲言 帝爲肅然改

容他日講論語至朝聞道章同列難之公獨從容起
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帟者某忽癩發哮籛豕
視滿廷盡愕綬講迪如故若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
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真講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
適奉詔馳天壽山視大峪陵賜銀幣時暑甚人馬有
喘而斃者獨上下卑峻不少避竟觸熱敗脾請告歸
不逾時卒

陶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會稽人也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
翰林編修故相嚴嵩耳其名欲致之門下數道其子

世蕃侯于邸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
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義臨獨善之
數與楊挖世務吳君譚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因出其
草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
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詔獄詰責五毒苛備大臨日
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吳君謝母重累故人笑
曰固也柰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適
值韓淑人卒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
旣除服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當是時元相華
亭公心器之數引與議國事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

及他箋表咸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道
進翰林侍講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服除進侍讀學
士掌留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
說道理經濟不爲高遠竒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
仍兼學士如故 萬曆初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
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
經筵爲日講修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冲
幼聖質不世出所以啟翼之者亦無不婉轉曲盡每
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

飭邊政諄諄有味乎言者也每進講左右皆目相視而
上亦嚴重之亟稱先生賜服視一品他金幣之
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修史歲首太計吏秉持公
道銓政肅清衆方期以大拜惜未幾而逝年僅四十
八孝友天至居家事長撫幼無不殫精竭力甚至叔
氏遘疾欲減歲以代之生平嚴取舍絕嗜好孝廉時
里中有凌而奪之田訟於令弗爲白也令後知之驚
以問亦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矜其疑徐謂
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
百金爲壽謝曰誤矣我何德於公公無爲此胡少保

宗憲時擁節東南損數百金爲樹坊歎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算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囷廩也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爲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勵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子允宜舉鄉會皆魁

其經唐詩漢文大爲詞林所重

張岳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也登嘉靖己未進士授行人擢給事禮科進刑科右而闖豎盛者故肅皇帝興國與俱來者也憑寵盜香資巨萬岳廉寔劾之上大怒杖殺其黨暨戍畱都又上六事語侵元相大司馬而二憾成矣遂出爲雲南叅議歷官叅政時江陵號知人乃三遷晉南京右僉都御史適江陵父死欲奪情南中縉紳闕然乞畱疏具岳不署而獨上疏謂奪情爲權奔喪爲經兩者並行不悖庶萬古之綱常不

素不省是時凡言奪情者盡重譴而岳由是外補至
後江陵死臺省交薦起四川參議又三遷而復爲左
僉都御史陛見卽條政要四事已左副都御史致
政歸著有通書等釋行于世

孫 鋌

孫鋌字文和餘姚人也文恪公陞仲子薦嘉靖己酉
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左中允
典試應天所拔多名士嘗直經筵講虞書彌違之義
剴切詳至時傳旨購珍異計以上疏竟得罷已
爲國子祭酒會 穆廟登極覃恩詔天下郡邑自歲

額貢生外復拔所廩異等升之國學曰恩貢庚午多
士涌集乃疏請廣科額語甚具 上從之蓋是秋兩
京各增額十五人遷南禮部右侍郎鋌生有異質爲
文自出體裁絕不襲時製一語尤精易義一時學者
宗之既讀書中秘益肆力攻爲古文詞詩俱有詣有
集若干卷早卒未行

葉逢春

葉逢春字叔仁餘姚人也少有睿資讀書下帷連數
旬不出寡交與矜亢自持其天性也登嘉靖乙丑進
士官至鄖陽太守終其身雖紛拏疊至側弁而呶哦

不休也下筆頃刻數千言不斤斤襲前人口吻獨匠
意成一家言萬安朱尚書衡特器之然不能摧亢爲
和以偶儕屬少不當輒凌厲使無所容是以毒螫起
於交衽而所在齟齬先逢春官冬官同舍郎屈意下
之私相語曰葉叔仁號能文而素氣往往取戾於筆
札間當竟以此躋矣迄其言果驗逢春雖官僅二千
石乃其守郡數擊強宗家居簡貴絕請寄孤立行一
意亦可重也有工部集十六卷行於世父選嘉靖戊
戌進士子憲祖舉甲午鄉薦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也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錦
衣衛卒鉤據百司公卿皆重足自保卽其黨有犯有
司莫敢問獨吉能懲其犯者如他犯指揮門達陸鬻
者怙寵擅威立能生死人百官道遇皆躍馬避去恐
後吉獨揚鞭與抗於是其黨交訕之吉偶以失朝
下詔獄乃羣嗾健卒挺之幾死轉廣東按察司僉事
分巡潮惠劇賊楊輝程鄉據寶龍石坑龍歸三峒攻
掠城邑吉督七百餘騎破賊三千衆擒其黨曾玉謝
瑩而寶龍之賊伏山上發毒弩我軍不利吉選死士
百人掩擊之楊輝殪衆遂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

級俘六千人又擊破雷州巨寇部內悉平捷聞降勅
獎諭陞副使仍理軍務賊又攻河源縣吉屢敗之餘
衆遯于陽江之雲岫山我師徂勝突入賊營陣亂賊
合乘之師潰從騎勸吉避不聽死之事聞贈嘉議大
夫廣東按察使謚忠襄遣官諭祭賜米帛錄其子科
入太學廣東及餘姚皆廟祀之初吉之遇害也官無
餘貲或以吉犒軍餘銀寄付其家僮爲道路費吉神
降于僮妻亟呼曰夏憲常吾生平玉潔肯舍垢入地
哉悉索還之闔署駭觀謂其死無易節如此科後亦
舉進士有名聲官終提學副使

王元敬

王元敬字廷臣號古林山陰人以嘉靖己酉舉于鄉成己未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員外郎中出守荊州府治許卽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秉國名知人荆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選於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謹反行侍坐如大父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迺以僮應艷然起曰公子卽自貴無求就試孰爲勸駕者而柰何以僮辱上明

日皇恐趨謝始與之試上爲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至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其宮竟夷爲江陵宅元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没言者以爲罪更奪宅爲解識者服其晰於治體沙市有美稅惟守所用乃籍而歸諸公帑江潦潰隄漂田廬無算遂以帑羨繕築民不知役江有巨盜曰楊羅剽賊數千里無敢呵禁密得其子弟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羅果感悔自歸卒爲良民陞按察司副使治兵曹濮有朱學孔者兄弟賊猾外飭車騎爲貴遊而陰主盜四出剽劫積

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誅先是他盜劫漕州輕賫銀奉詔司道守令皆奪俸尅日捕討適元敬以學孔狀聞撫臺欲藉以塞詔旨爲官吏解免力持不可曰異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當誰任乎無何果得劫漕盜皆服方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元敬所論東省囚止六人御史少之曰豈可徇一時之意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已參福建省政時閩海有蛋賊將吏督兵逐之而道乃更執島人以爲功元敬驗知其寃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府令悉棄市知不可復爭多叅覆以緩

之及督府被言去囚皆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多是類也坐是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官不過藩臬而荆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名乃益著由京尹領節鉞治吳會至吳卽劾奏墨吏四人境內肅然吳諸大家率善逋糧率移於單戶元敬治不爲毛鷲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之甦軍門牙兵千人符籍虛詭汰之歲省餉數千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行赴京至汶上忽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 上溫詔許之家居十餘年八十七乃卒元敬生平蹈履動有尺寸終日澹然入遇事果

毅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死交遊多引避獨持杯酒至西市引滿爲訣郎都木時三殿工起商木每倚牙僧相與侵牟爲蝎蠹往時受木於路有鞞衫而揖者稱王公姪請以其商木居間王公者所號三王太監也幸於上權震中外元敬怒訶曰爾詐也 天子

建法官王公近臣而若乃壞之乎與杖數十聞者皆咋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遠近全集立命塞之藩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報曰湮之矣再至曰業湮之不可啓幼而受學從兄元春後爲陝西按察使兄不一時顯融著名譽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

吳 父

吳父字君澤號環洲會稽人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髭
修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
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己未連舉
鄉會試授兵部主事癸酉丁內艱起補車駕歷武選
郎中時 穆宗馭極巨璫例乞門蔭移牒紛藉至以
子廕父或丐予他姓持例不予疏請司禮匿不上遣
人詣曹求易疏收繫其人欲以遮奏聞司禮懼謝是
時父守法名喧廷中武爵訛濫吏緣爲奸更置籍與
內黃參質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時虜入塞並掠

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父景曰永平
完實虜飽亟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
及茲已遁遁而銳師邀其情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
坐失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憊後驛至虜果以議前
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賊賊頓於寧武無
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討之以殲其巨魁捷
聞朝論且行賞父曰海中超忽賊魁真偽未可辨也
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其料敵奇中類如此初
鄉薦出新鄭高公門夙以材略見重新鄭之扼於華
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者父單騎送之於野執袂而

別遂爲執政所憾謀逐之賴吏書蒲坂楊公營護以
免已乃出爲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議調麻
陽兵以退犇潰供餉不貲兌曰賊所從入楚者二道
皆徑於土司但犒諭其酋委之禦寇此不過百金數
吏之事耳從之移河南京糧道叅政陞山東按察使
飭兵霸州立保甲塹塗布壘巨木斷道以備盜盜馬
不得驟咸屏伏他走久之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
處至則營邊垣自西海冶抵酉陽河東西袤亘千里
明年復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岷訖于黑漢嶺烽火
相接故民堡單弊官屯率土墉庠惡難保民棲無安

宅耕無寧未至是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甃而崇之而後胡漢畫然人有恃賴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府皆徙軍駐山後兌繇龍門東達靖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部落屯之凡繚垣百六十里甃臺百六十所而陵寢乃固諸帥皆罷虜桀頡嬖吏每貢時賜物輒抵地上不肯受兌思有以震懾之市日虜酋去塞百里而獵其精銳屯塞下將吏皆集張家口以填之兌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藍旂導直趨虜營虜錯愕咸張弓挺刃遣人馳告軍門來觀若營虜乃拜跪爭獻酥酪遂按行其軍噓而返虜

遂大懾不敢縱無何虜絕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二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憾兌曰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祇示弱將生虜心乃召之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聲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咸哀籲乞求而去初貢市制度草略乃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稟之式通使之禮夷館以五銳士夾一虜加局鍵焉每市賞止茵長墻外驗票稿給輕重有差法最詳密後來皆謹守繩度而已虜習侵盜雖歛服時諱於市或潛盜所驚馬以去乃令守者持白楮伏而伺得盜皆痛捧而逸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暮執

賊安問胡漢且孰令爾爲市而盜乎虜聞皆慙沮允
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
之虜性質得恩賜效死力無異以是所遣間諜雖窮
漠皆能鈎得之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謀力以濟乙亥
遼東以虜謀大舉聞允亟以兵趨平虜堡值歸虜捲
甲重載踏冰而渡師薄之斬數百級冰解虜溺死無
算又虜嘗挾賞寇邊攻毀鴉鵲砦殺二將軍薊師皆
奉詔切讓卒以允謀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
口詔戮於鴉鵲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疏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人歸

業者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賤于中
土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賁獲失勇初至上谷卽造將
軍砲百減虜砲千三眼銃萬創爲雙輪小車挽以十
人駕二馬隨營遠涉砲發而車完器成引虜使至營
觀之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已陞右副都
御史兵部左侍郎以原官總督宣大先後九年府庾
克物積羨金至十九萬屯穀二百萬太倉太僕罷輸
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移鎮客餉二十四萬任了
三賜飛魚服再賚金幣十五庚辰回部扈從 上大
閱進陣圖兵略命以右都御史總督薊遼比至選兵

卒教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闌入于是塹深埤高皆爲堅壁復曹家砦以犄古北邊守益設薊師討朶顏趕免俘其畜馬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率師禦速把亥於鎮夷堡爲覆待之虜陷伏中斬首百級捷聞告廟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入掌兵部事數月力請骸骨疏七上得歸生平負氣好施耻居積俸廩所入緣手散盡罷官至潞河費用乏絕碎公讌銀卮匱以資行橐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蹀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奴徵責訟愬

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稍貧然老蒼頭
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每與人言讀
書養神之道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走萬卷不然雖
讀書連屋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
然將吏逡集門外予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
務應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其才略膽決
殆從天授爲諸生時倭寇會稽時麻陽戍兵攫市市
人不敢忤視私部宗黨數十人戒曰無傷之聞吾呼
第共噪以應衆噪震瓦麻陽兵皆伏執以告其戍將
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蒙安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

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先輩浸失其故言不能見重于人敢自薄耶時以爲有禮七十二而卒訃聞祭葬如例

陳觀

陳觀字忠甫餘姚人嘉靖己未進士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佐大司馬樞機肅清軍府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凡天下武臣承襲者咸隸焉吏每竊柄舞文紈袴子皆入賄黃緣爲姦選舉往往多濫一以至公振刷之邪蠹屏息丁母憂服闋復補武選司郎中風裁益厲兩典武會舉

一考天下都司官豪雄帥領多所識拔累官郎署練
達機宜材識卓詣大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
兵備湖廣衡永郴桂諸郡會新寧獠人寇掠江廣詔
命討之覲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
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獠人面縛降轅
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廣東賊黃潮祖等流
劫郴州桂陽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百計招降餘黨
悉平廣西賊韋銀豹等大駕樓船泝衡永江大掠諸
郡又督兵殲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獠獠軍門檄爲
備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間虜爲褫魄獠

人既平則給土田立堡巖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
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蓋爲
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之畫非苟偷旦夕安也而神
明之用亦以竭矣初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衡永間衡
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覲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辛
未入賀報政於朝先已陞雲南左叅政而竟以憂勞
楚事積苦疾作卒於京師旅舍虞坡楊公撫而哭之
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卽卿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
官扈其喪歸故里

陳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故都御史克宅季子幼有奇
負嘉靖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移疾侍母淑人久
之至隆慶丁卯改除吏部遞晉驗封郎會忤楚相居
正意再移疾歸淹十年爲萬曆甲申起稽勳郎尋掌
選一切賄乞勢囑悉謝絕選法大清晉太常少卿已
推右僉都御史撫江右務清淨爲理時大稜奉詔弛
邊糴禁徽商挾巨貲牟射者有年爲部民計奏自今
且止外販徽商嗾其鄉之彈事者論違詔罷歸庚寅
起南操江右僉尋遷協院左副歷刑兵吏侍晉南掌
院轉南吏部尚書癸巳同邑孫冢宰鑰予告竟以有

年代蓋特簡也在事謝絕一切視爲郎更嚴有詔會
推閣臣該部首山陰去相及部院兩賢者忤 上意
詔下切責詔及司屬遂堅以疾去去之日挾兩蒼頭
襪被以行觀者莫不嘆異抵家足跡不入城市所居
再被燬構葺力不能給日飯脫粟敝冠澣衣雜處耕
樵間未幾病歿年六十有八囊無羨金幾不克襄大
事後贈太子太保諡恭介廕一子

張元忭

張元忭字子蓋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宋相忠
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父天復以進士官至太

僕卿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愛之戒無溺苦
于學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輟總角時嶽嶽負
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
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死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
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覆其
卷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
戊午舉于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
曰聖賢學自有異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
而猥踵其下風一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
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

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千里
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
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悼庚午
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
修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躋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
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
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乃獨
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
掌論天下事不爲首鼠兩端 穆廟初嘗疏直御史
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戊寅不

報免太僕公喪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詔勅
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
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曰槎間漫筆丁亥起家
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
理武黃尋克經筵講官旣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
方孳孳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
以迪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
焉初 上御曆覃恩卽疏白太僕公寃狀請以恩及

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行仰
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
甲胄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
能爲父洗沉寃長負吾親何以爲後以此鬱鬱致疾
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曰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
瞑平生雅志聖賢其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
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
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郢耳又謂朱陸同源
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
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持操端介

絕不喜媿妬事人然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欲以竒行自是蓋初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卽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然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不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

施宗黨若弗及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于正初
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績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
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
志略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
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
家

蔣勸能

蔣勸能字汝才號雲龍餘姚人嘉靖乙丑登進士授
行人冲雅有儀度溫然可親又工於專對嘗使秦唐
二藩所在人敬慕之擢祠祭主事庚午晉主客員外

郎邁父艱歸癸酉起補郎中萬曆丙子出爲湖廣右
叅議分轄衡永駐節永州永與廣西界峒徭爲患時
道州甫被掠詢鄉民知有徭老者爲之謀主乃集兵
爲勦聲而陰用恩惠撫之於是徭老懼諭其衆歸所
掠因召來與之語爲除其罪曉以禮義又立社學簡
其子弟教誨之徭人悅服而廣徭懾其威德終任無
敢擾者永以徭警嚴夜禁犯者輒斬首奸民或賄邏
卒報其私伺夜出掩殺之曰是且甚於徭矣下令必
生獲敢擅殺者死閭里以安爲人內明而外寬其政
以慈惠爲本不屑屑求名而惠澤及民者寔多永屬

邑零陵以附郭稱繁官全設而祁陽有郡東北民狡悍多盜官乃不備請捐零陵薄以益祁陽兩邑至今便之零陵有要人氣燄甚張宦楚者多屈意奉之屢以事託漠不爲意因誣構之己卯丁母艱歸遂不復仕

陶大順

陶大順字景熙號雲谷會稽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母老移疾歸養服起補武選歷職方郎中時北虜初欵塞約束未堅奏牒下上日不暇給條畫詳練事倚以辦時其弟文僖公大臨已爲吏部侍郎

兄弟並當樞機獎拔文武材士門庭肅清外無餽問
退食冲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長子允淳同
科進士擢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
出入京師以爲盛事秩滿遷大名兵備副使陞湖廣
叅政再遷福建按察使轉左右轄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廣西致仕以歸大順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
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亡
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召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
比丘過從者或以爲疑竟收之問何以知其爲二人
曰光額痣應圖也笑曰果光也額不復痣矣釋而遣

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有司恚其扞捕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心知其寃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柰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闕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坐繫榜掠備至時爲右使請于長曰盜者二三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卽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寃矣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真盜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決囚屬以差次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

篋內筭篋中禱而探之所探筭視所差次前後無一人
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居楚日遣
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
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其得人心類此宦游三十年
徒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郡城
及長閩藩筭錢穀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
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于富故生平
田產無所增加當弱冠時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
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
人北士謹于朝九人者皆歸克本縣廩生又十六年

戊午再舉于鄉又八年偕其子成乙丑進士徘徊藩司甚久不知者謂已篤老然懸車時年六十五耳

王泮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泮治肇慶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後瀝水由城東石頂出收皆畝一鍾爲浮屠於石頂之上以利學宮通北港利灌溉大治陽江學宮又爲陽春學置田凡便於士民者爲之不啻

饑渴肇慶幕府所治兩粵藩臬使者若四方之賓無
日不至饋櫛出日昃不遑暇食延見有禮人人得其
懽心經畫事宜悉中窾會幕府甚重之府江之役懷
賀之役珠池之役皆有勞焉洋性恬淡自奉如寒士
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辭冲雅書法遒麗
有其家右丞右軍之攻粵中文士皆來就正而郡中
子弟又時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於河各
厭其腹矣十六年遷湖廣叅政高要士民遮留泣下
建祠祀之高明亦有祠

羅萬化

羅萬化字一甫號康洲山陰人少凝重六歲就塾舍舍旁屋忽圯衆駭奔散獨端坐自若識者異之隆慶戊辰臚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與修世廟實錄陞侍讀筭理誥勅克經筵展書官與修大明會典己卯出典應天鄉試明年分校禮闈當江陵柄國也以嚴峻爲治心竊非之數形歎議而江陵亦因其伉厲自遠不能無望其幸客周生者亦山陰人每過邸舍數以微詞動之輒亂其緒或舉大白以杜其說俾不得竟江陵大奴尤七者建三大寺於都城私爲請記志曰吾天子侍從臣而當爲奴作記是歲復爲其子

先期請試題愈恚曰吾晚裝兩篋明日踵出宣武門外而謂吾難去官乎以是愈忤江陵每嗾銓曹令外補或難之怒曰楊惟雄非狀元不嘗補外也然亦終其世爲六品官不得調壬午江陵病卒始遷右諭德克經筵講官明年陞國子監祭酒條教甚謹改南京禮部右侍郎丙戌以外艱歸至辛卯始擢吏部左侍郎壬辰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先是儲位未定廷臣交章得旨以二十一年行至是復有三王並封之命萬化率其佐抗辨上疏曰祖訓立嫡不立庶蓋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非嫡未

出而必待嫡之謂也今 皇后祿兆未彰皇長子睿
齡日茂節奉明旨昭如日星而復援立嫡之經暫從
封國之典將使觀望靡定疑慮叢生臣等具員禮官
有死不敢奉詔會諸司疏日百數上事遂寢國本得
以大定朝鮮之役當事者力主封倭而言者又請勘
使與封使並出萬化謂封議已堅勘使祇假設耳卽
令勘使果不虛出而以封命之重出而復返國體謂
何夫我以封而賞寇倭以兵而邀封釜山非奉命所
出之途阻兵釜山亦非叩關乞封之禮此與城下之
盟何以異豈可使四夷聞且見耶力疏沮之不報後

封使出倭敗約使辱命返寧如所言藩番踰制請封
上意欲予之堅持不允至有詔切責執奏愈堅時會
推閣臣名在舉中或有言中人須少行賂者歎曰山
谷寒士被遇至此於吾分過矣此何官而可貨取耶
冢宰缺大爲時望所屬而忌者中擠之以是俱罷未
幾瘁病連疏固請 上賜驛資金寵行者甚渥旣行
病加劇至寶應卒訃聞祭葬如例謚文懿

邵 陞

邵陞字世忠餘姚人也隆慶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
御史按吳疏寬積逋無算次江北創議築泗堤濬海

口以捍水患次江右江右素苦機杼赤蹠之賦並爲
疏請裁減而監臨棘事尤稱公忝歷湖廣巡撫盜踞
大宿靳黃間勢張甚分地協勦厥功居多初潞王之
國有以 景邸莊田啖之者王請之溢於故額陞列
見田以聞無濫及民產官至刑部左侍郎陞恢豁有
度喜扶植士類至指陳中外闕失忠悃切至以故
上多嘉納其所罕知而已亦未嘗語人者則掌道
時陰持敦促故相疏不上最爲孤騫孫司馬鑛能詳
之亦足槩其生平矣

陳 紹

陳紹字用光上虞人自幼穎異弱冠舉於鄉壯年登
進士授廬州府推官以明允稱會守與倅不相能撫
按使廉其事或以僚友爲嫌不避竟直其守被召詣
京師將首擢諫署適前倅謁銓懷對萋非之或從吏
詣選郎謝不可曰媚人吾弗能也於是拜南京監察
御史嘉靖庚子崇明海寇嘯亂當事束手武臣失紀
抗疏請儆厲乃咸震驚襄力獻功辛丑巡上江西接
彭蠡東抵青海賊故出沒置巡牌甲伍上下譏察江
海廓清復命疏江洋便宜五事及文武庶僚臧否聞
者歎服壬寅之秋北虜大侵西人半爲屠慘慨然上

疏曰宋相中國司馬遼人戒飭邊吏今相當誰咎哉
廟堂肅然自此不能安其身矣癸卯考最將行報擢
韶州知府怡然赴任至則與民更始榜十餘事其大
者曰清本源曰申聖諭曰禁侈俗曰稽積滯曰輯盜
賊一郡咸屏息而聽矣乃修張文獻墓新余襄公祠
祀章九臯父子以風之乃簡七學弟子員於濂溪書
院若明經館爲之師以訓迪之士民颯颯乎動矣已
乃政葺而事釐之俗故髻年納婦爲之厲禁徭役以
人一丁配糧一石貧民苦之改議丁配之五斗曲江
附郭里甲煩費爲之稽籍分日縮十之七郡堂就地

發帑羨捐罪贖葺之踰月而成民不知費詔民貧而喜訟得其情而捐其贖訟者感化英德有楊金者殺吳福泰賄吏嫁罪蔣效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飾僞贖冀倖免一訊皆伏辜合郡以爲神明詔西界連州清遠萬山徭人蟠據時出剽剽稽補徭官召諭賞賚申明約束於是諸徭亦皆喁喁聽命令矣乙巳歲大饑發粟躬爲校給迄無冒得者民大稱便旣而四月不雨至於六月爲徧雩於山川百源曰某有罪降罰予一人罔以某一人青而移災於百姓日勤奠瘞暑毒弗戒忽感暄而暈時雷震電坐若假寐已復甦

言及郡事而卒

商爲正

商爲正字尚德會稽人隆慶辛未進士由刑部主事簡爲監察御史出按山東福建督學畿內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筵克廷試讀卷官尋改爲左性敏捷強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已然及解褐見貴官時與論事輒爲言往代與今沿革之異擘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者驚服及按齊魯吏民畏憚如威霆轟然各在其首俗多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畏其黨

不敢發捕得笞殺之一部皆誓時膠萊河役起作者
漬讎淖中蛆生于股人衆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
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
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會淖河各數
十里朝濬夕淤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
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
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戍卒以倭
俘百獻詰之曰夫遇敵合鬪至移時卒無寸射是爲
生倭者耶訊囚固海商其一人解行滕則途券具在
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

而竟罷歸識者惜之年七十有六卒于家

孫堪

孫堪字志健餘姚人也忠烈公燧之伯子擢仲陞其季也正德己卯忠烈公死濠難堪兄弟自籍聞變哭幾絕挾刃將赴讐死會濠已擒乃扶柩歸廬墓者三年有瑞芝產塚上堪以蔭授錦衣千戶中武舉第一歷都督僉事當是時擢官尚寶陞以侍從歷少宰奉母楊夫人就養邸中堪日率二弟伺顏色拜跪起居其退處輒憶忠烈公淚涔涔下也及楊夫人考終已九十餘堪示踰七十矣竟以哀毀骨立卒于途疏聞

詔贈都督同知堪竒節偉行乃其天賦而才亦過人
工古文詞書學顏魯公邊防兵制及天文地理律曆
醫卜諸家靡不通曉又善繪事畫菊入神品然以抒
憤寄情非其志也尚寶堦亦以諸生異等選入史局
預修會典玉牒諸書楊夫人之喪與季廬墓如喪忠
烈公時服闋尋卒姚人重閼閱如孫氏文武忠孝萃
于一門者指不多屈云

馮應鳳

馮應鳳號鳴陽山陰人萬曆癸酉舉于浙爲第八人
庚辰成進士令永豐縣襟江繞湖時有水患其民險

而健吏多舞文爲奸至則與諸掾約若有罪弗急曰
悛者吾法在吏胥惴惴莫敢詭骫因進父老于庭問
水所患苦狀躬督版築爲長堤以捍其流田皆沃壤
至今稱馮公堤簿書稍暇卽請學宮課士子業示之
正鵠於是登賢書躡蹻盛矣先是邑人夢神語云馬
生二角制科如錯今乃悟爲馮姓云爲令五載酌平
不苛造利祛疾民安利之尸而祝焉召拜監察御史
丁父憂闋再補監察出按雲南時總鎮沐弼視藩臬
奸僕攘田于民洵羣不逞以爲滇憂至卽論舊制
徐檄治其奸僕責之歸田而薄令贖罪巨鎮帖服兵

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詔獄六年廉得其狀抗
言李謀當緬賊內訌蠻酋又叛而翼其勁李謂此可
計間難用直擣密令把總寇崇德等橐金攜其交蠻
果悔禍而反攻緬諜至今把總杜拭等間道會擊于
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勘
功者劾奏寔不當坐以罪乃得釋人謂馮公一言回
天洎按江右稅璫肆虐有司多以激訐爲名高至則
明東以制惟務鎮靜不與囂競惡氛漸熄巡視京營
疏請專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
者營務一新理長蘆鹺務使貧竈復常產甦困商令

無壅滯未幾而疾作神已稿瘁猶注意舉劾力疾草疏從事勸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構爲曰吾爲朝廷綜名寔惜身瘁耶會遷太僕少卿欲具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距其生六十有二

高從禮

高從禮字質甫號青厓會稽人萬曆乙丑領鄉薦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出守臨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主屯鹽尋以藩叅治闡粟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忽中暴疾而沒從禮詳雅

沉厚言笑不妄及歷試外臺名譽隆起平居嘗銘其
座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初爲
西曹時方遣使出讞選次當及深自陳讓至於再四
或怪問之曰公何讓之固也曰昔歐陽永叔居夷陵
行視駕閣有積牘焉枉直乖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
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
命 上之以瀆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 上持愈
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曰 聖主可用理奪乃操
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闢國之功據揭申文自
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

罪矜疑人將效命 天子視奏色爲霽竟獲原解臨
江之岨有龍池羊腦者南筠界也巨姓主盜盜晝殺
人燒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災巢以歸有羅氏者擅
貲養客將爲亂復用竒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
之人至今祠祀焉權事之興官閩省中使者運日動
腕輒持關鍵逆牙以制之竟嚴憚不敢恣橫會中使
開罪庠校諸生徒聚譟於衢窘迫莫可脫乃譬令執
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奸人妄奏言福
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磨來商窺
皆憂擾時主鹽法挺身疾辯羣小皆挫服爲輸餒四

千有奇而止。閩貴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齟號曰：「抵引皆許之矣。」又力爭而罷。紅番以舶來求市中，使以聞。上言無啟夷心生方來，患閉關謝却之。番乃引去。臨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役罷產率破。當審踐更時，諸富人皆行貨營，免吏用舍，視其厚薄。郡民皆愁苦之。至是，悉罷遣使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客者守也。先是傳煩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民陰率私錢佐之，無所告愬。乃上牒請悉遣還舊額。」清江鎮百估之所會也。故事，官市僅與半直。與又後在郡五歲，未嘗遣一卒適市僚屬，咸師之。鎮人安。

焉鎮故有社倉裒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至是聽民出義廩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賴清江之祠遺愛者三前守戴公德孺以兵從新建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從禮而俱浙產及其沒也聞者莫不傷悼之

陶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也父承學歷官禮部尚書望齡稟極清臞靜穆之性自孩穉而已然年九歲時匡坐終日與其兄虞仲問答皆世外語讀書往往有超解十七補邑弟子遂致力於古文詞時大理卿燕陽

商公督學北平就婚於燕都受業於樵李葵陽黃學
士之門甲申自燕返補試睦州閩倣庸林公視兩浙
學見其牘絕歎賞以爲浙士無兩檄冠其先所試士
子廩明年遂以第二人舉于鄉己丑南宮第一廷對
擢第三授翰林院編修與焦修撰弱侯袁宮諭伯修
黃庶子平倩極相友善朝夕究譚性命之學寓書與
弟爽齡向時迷陋視一科第爲究竟地正如海師妄
認魚背謂是洲岸耳聰明人宜蚤悟勿墮大海而甫
覓舟楫也辛卯兄德望棄世尚書公以慟哀致病亟
請告歸養朝夕視饔與其二弟日相與徵論於前百

道承順病亦漸損甲午詣闕補原職同修國史乙未
分校禮闈得人獨盛已復請告返越戊戌丁外艱服
除奉其母北上復補原官尋轉太子中允知制誥時
東朝始建覃恩被於庶寮 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
得暇體素羸至是益憊曰吾乃用身命博寸祿耶思
解衣作歸計而母聞之艷然曰吾崎嶇北來席未暖
而遽去何孑孑也於是謀改南徐爲引身之策數月
以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典試畱京會妖書
事起一二細人構其間詞連大僚時 上方震怒勢
將不可測曰如此則大獄興反覆相噬禍且株連臣

子不足惜柰朝廷大體何誦言之當事力爲營救事
乃得解甲辰三月克廷試受卷官事竣杜門上疏力
請至再得予告旣抵家母病甚扶伏床第增損藥餌
數月乃間居暮年詔起國子監祭酒上疏言臣母年
已望七素患痰嗽延至去歲陡爾沉綿臣抑搔肢體
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噬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
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棄病母床第之間趨簡
書千里之外悖倫敦德不孝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
孝作人亦安用此疏聞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
起甫百日亦遘危疾而卒生平服膺文成之教於宋

悅慈湖子輯慈湖金鉀於近世悅龍溪近溪各輯其
語錄嘗曰慈湖師陸文成之所自出餘子皆文成之
裔也學道之堅精進勇猛乃終身退然自居於學地
卽庸流單士片語近道折節下之與其弟輩友愛無
間聯床共臥動卽浹旬月未嘗入內體羸弱不任勞
苦而性喜臨汎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不言倦
每見林薄蒼翳清溪滌洄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或
至山水竒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踐苔捫蘿凌犯危磴
從游者方戰悼危慄而翩然獨詣直躋其巔宿萬山
之巒必晨起以觀煙雲之變熊島嶼之出没情境所

會嘯歌不已嘗一登洞庭兩游白嶽窮台宕之幽峭
覽天都之奇勝陟天目臨寶陀幽絕處皆有題咏短
吟長什無不可誦所著有制草若干卷歇菴集若干
卷行于世計聞予祭葬謚文簡

胡瀚

胡瀚字川甫餘姚人也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塾
師曰學孔孟以何爲入門塾師大異之其從父支湖
公召語之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潛
唯唯著心箴圖就質於王文成公文成公曰吾小友
也時王公畿錢公德洪皆與爲忘年之交會講學天

真書院主朱學者疑陽明宗王學者論考亭濬曰考亭當註疏附會之時不得不擷精茹粹以發蒙陽明當支離割裂之後不得不指點頭顱以證世俱正法藏雖異而同學者服之澣於博士家語若不經意而語必驚人當謂於一第承蜩易耳然數竒每蹶晚乃以貢得華亭訓導尋教諭崇明歸至今吳門稱濬者以爲安定遺裔云築室今山署曰松篁小塢歸臥其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爽焉自得病革爲詩示兒孫神色恬正庶幾去來翛然者有今山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季本

季本山陰人既受學精思力踐慨然以聖賢爲可學而至常兢兢磨練於事爲朋友之間患世之學者以自然爲宗忘其所有事習於惰而偷自便也曰心之本體原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猶之龍矩則常定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於虛而卒流於物欲者矣患世學以講經爲病徇得見微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單精於六經深研妙詣多所自得始明德童年時於經義務深悟既知學引伸

觸長益有妙契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於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諦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明德舉進士官監察御史以論禮補外卒後門人祠祀之謚曰明德先生

徐渭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歲傲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筭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或召渭視之渭
覽罷矐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對具藁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佳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
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輦吾後又出他人
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
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

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
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
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
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愠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
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豪噀不可致也公
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
敢仰視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無忌
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固請然性豪

恣間或籍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
 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
 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
 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
 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卒以援者力獲免
 旣出獄縱遊釜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
 之解張宮諭元怵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離
 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
 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
 病發棄歸旣歸病時作詩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

噓而深惡語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
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靡口應曰
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
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
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
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
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
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
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幃
莞破弊不能再易至篋寢年七十三卒

黃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而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貲聽諸弟所欲及父沒竭力治喪一不干具弟每讌語及母輒涕泣不能食家祭祀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沮弗聽請絕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自給晚益空乏而胸中曠然依婿劉景祚以居與太原王萬石陳邵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歸矣汝善持而身

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吳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行聞
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孕十有
四月而生幼穎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夢白
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
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田爲養不啻足
矣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宗元號慟幾絕服
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沒唯教
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

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冲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其與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諸孫鴈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頽如也及卒碁功總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弔十數里哭聲嗚嗚不絕云

孫 鑰

孫鑰字文中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轉職
方數年 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上
疏極諫中人憚 上英察秘不以聞遂移疾歸 穆
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光祿卿時江陵奪情以
見忤乞休家食十年丙戌以原官 召進大理卿時
吳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盭不可行下法司
議鑰爭之強兩請 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
吏部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上特簡注遷冢卿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扼掣

中旨譙讓諸曹郎鑄俸削籍者踵屬屹然不動遷除
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新建積不平于是
有紀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舉上請以杜專擅覆
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力申其議新建益忤而閣
部水火矣鑪感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己任集思
廣益欣然舍己意廓如也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
郎趙南星慷慨矢天日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擯
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鑪亦廉其甥呂胤昌自是
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繼亡
何白簡至嚴旨以專擅切責已又以回奏不認

奪俸鑄考功郎三秩于是去志益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堅卧乞骸 上遣中官賜以羊罽請益力疏累上上賜傳歸踰年卒鑷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真不忝忠烈之裔矣

俞漢遠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

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哀金爲斂之

補遺

陳思道

陳思道字執中浙江紹興山陰人父谷深居鑑湖濱且耕且讀教授鄉之子弟生四子思道最幼負奇氣穎悟出倫日記數千言見者每以公輔奇之及對人言曰吾必爲吾父償書債洪武三年開科取士遂領鄉薦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執法不回二十年朝廷知其賢驟銓兵部右侍郎益勵風節雖至戚信友不敢干以私由是名譽日彰寵遇日盛二十一

年轉禮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三疏乞歸養家居不植
生業儼然居官之日郡邑長令非有大政造廬請議
不得一見與鄉人處則恂恂如也善屬詩文時推正
直有行義者必以爲稱首云

葛 啟

葛啟字蒙吉上虞縣人永樂二十年徵修大典入監
除陝西道御史巡按湖廣建言謫萍鄉知縣致仕

朱 賡

朱賡字少欽號金庭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由庶吉
士授編脩脩撰與脩 兩朝實錄充經筵講官 上

方冲齡嗜學每進講開陳明盡 上輒和顏受之一

日聞宮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小騷

奪害民甚大 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尋以講

講勞加俸一級改吏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尋陞禮

部尚書諸宗室請封往苦吏胥求索乃盡爲查給有

難之者陰令人往司封所檢得誥軸盡給之諸宗啣

德不置丁繼母憂歸賜祭葬襄事尋故讀書東武山

建逍遙樓偃卧其中者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至則備陳礦稅爲害引

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剴至 上優詔褒美之會

工部據例請殿門工賡謂此嘉靖三殿故牒今軍興
早潦所在若洗而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者不得用一
錢不此之請謾言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
所以光 聖德乃密具揭呈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
旨緩工令擬諭以進因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
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
詔下海內歌舞若更生焉已疏請釋逮華司理鉦等
十餘人于 詔獄而曹御史學程以語東事忤 旨
繫稅監梁永誣咸陽令宋時際咸寧令滿朝荐唆劫
稅銀有 旨逮獄咸力疏懇救獲免于罪戾焉久以

病請告 上不允會長子納言訃至一慟而疾劇亡
何卒先是欲悉數時政叩閣以請及病危乃括而當
尸諫 上優詔報可將革乃張目問曰 上意若何
額而謝者再享年七十有四病中自撰名曰茶史食
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亦竟
不能吐一語也大臣之遭憂離慙若此信稼穡代食
之惟寶矣

孫 鑛

孫鑛號月峰餘姚人甲戌會試第一二甲四名授兵
部主事調禮部尋調吏部歷稽勲驗封考功文選管

內外大計區別精詳輿情貼服甲申陞太常少卿丁憂復除常少右通政擢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刑部左侍郎改兵部經畧薊遼加陞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丙午加太子少保回籍文章事業卓然一時固其識力之過人至于忠孝大節則得之家傳者素也

孫如法

孫如法字侯居餘姚人中萬曆丙子順天鄉試癸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建言謫廣東潮陽典史未及起用而卒如法之曾祖卽忠烈公其父卽冢宰鐘忠貞大節真不愧祖父者